

茄山河

吃瓜群众开心就好

图文 / 沈一珠

晓得弱水有三千，
阿拉只需舀一瓢；
就算风景交关好，
阿拉只要笑一笑。

出去白相，常常看到迪只画面：一群人对着远远交搁了空中一只手机，装模作样，龇牙咧嘴。勤笑勤笑，几乎每个人倅做过掰桩事体呢。

有辰光搭伊想想，勿晓得回转去看看，除忒看到自家一只面孔笑嘻嘻之外，阿会想得起来天看到过一眼啥风景？

想起前两年曾经到波士顿郊区瓦尔登湖去白相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山青青水蓝蓝，还有美国作家梭罗住过个一间小房子，迤迤叫有几个人文气息。不过，后来听说原来个老房子老早就塌忒了，阿拉看见个倅是后来人搭个布景。但勿管哪能，到现在还能感觉到当时清清爽爽个空气，安安静静个树林。当时拍过不少照片，回来后从照相机里倒出来，丑了电脑里，就再也听没去看过了。

想想也是，出去白相，就是换换心情，看看风景。欢喜呢画面总归会



得园了心里向某只角落里，落勿忒。

有辰光忙忙地拍照，倒有点缘木求鱼——爬了树上去寻鱼，方向性错误。至于用自拍杆拍集体照，因为相机镜头小，后排基本上就是吃瓜群众了。当然咯，镜头里有依听没依勿重要，开心就好。

老里八早

老底子个被头，倅是用被面子搭仔被夹里一针一针钉起来个，勿像现在，差勿多家家人家倅用被套，葛是要便当多了。伊个辰光听没洗衣机，汰被头是一桩邪气吃力个事体。

我辣辣学堂里读书个辰光，每趟汰被头对我来讲算是大工程个。除脱汰个辰光被夹里重得来拖也拖勿动，听没洗衣机当然也听没脱水机，要拿被夹里绞干也是勿容易个。只好叫一个

同学帮忙，嗒嗒滴个被夹里一人拿好仔一头，拉开来，两头绞，千万要掣牢了，假使脱手落到地浪向，就要重新汰过了。被夹里绞干仔再搭到操场上预先拉好个绳子浪晾晒。

被面子、被夹里晒干，钉被头又是桩麻烦事。到体育活动室寻好一只乒乓台子，揩清爽，先铺被夹里，摊上棉花胎，最上面是被面子，四边翻上去，要对准

位置，抚平挺括，再一针一针个钉起来。我当时钉一床被头，差勿多要用两个钟头。

后来，我学到一个偷懒个办法。被头浪啥地方顶顶容易龌龊？当然是被横头。就是睡觉辰光靠近头颈个位置。姆妈搭我剪一块三四尺长，阔一尺左右个棉布（通常就

用被夹里个料作来做），把被横头包起来，掰个物事也就被叫做“被横头”了。每隔一两

个礼拜，我就拿被横头拆下来，汰清爽晒干再钉上去，原来一个月要汰一趟被头，现在差勿多两个半月才拆开来汰，省力勿少。

后来，有一家毛巾生产厂家看到了迪个商机，专门生产一种加长个毛巾，就叫做“被横头毛巾”，葛么拿伊钉辣拉被横头浪，毛茸茸个，就更加适宜了。所以，被横头毛巾一上市，就大受上海市民个欢迎，销路佬佬好个啦。

被横头

文 / 杨保飞

沪语姓氏有特别讲法

文 / 顾顺麟

沪语趣谈

方言讲到、喊到、念到姓名时，同普通话勿一样，是非常自然个。但大多只是四声上个区别，如张、王、李、吴、顾。也有一些区别大一点，像姓“贺 he”，上海人念 wu(无)，但表示祝贺时，一样讲“祝 wu”。姓“郑”上海人称姓 cen(陈)，说到郑重其事，也是“陈”重其实，例子不一而足。

这次我要强调个是“特别”个读法。像“盛”，普通话念 sheng，上海话却读作 chang(常)，区别很

大，因为上海话里“茂盛”，念作 mou-cen(某陈)，“丰盛”念作(丰陈)，忒些“盛”倅读 cen(陈)，只有姓个辰光读“常”。还有姓“费”，普通话念 fei，上海人念作 fi(“肥”个上海音)，但说到浪费的费时，又会回过来读 fei(费)；姓“奚”个，上海人不念 xi，而唤作 yi(伊)，但说到“奚落”，上海人习惯讲讥笑，决不会讲“yi 落”；碰到姓“诸 zhu”，上海人称其 zi(志)，但说到“诸位”个辰光，却是说“zhu 位”，勿会讲“zi 位”。再有，姓“解”，普通话将其念作古音 xie(谢)，上海人偏偏读作 jia，如《水浒传》里的解珍、解宝，已故沪剧著名

演员解洪元，勿会讲“谢珍”“谢宝”“谢洪元”。但对有些普通话里念古音的姓，如“单”“仇”，分别念“shan(善)”，“qiu(求)”等，上海话也跟着念古音，只是四声不同。唯有姓“龚 gong”，上海人很特别地读作 jun(军)。由于该字只作为姓，所以只好类比一下，同样普通话念 gong 个如：工、供、公、宫等，上海话也都读 gong，只是四声有所区别，但与 jun 通通勿搭界。

总而言之，沪语方言在读姓氏时确实存在许多特殊现象，比平时讲话更容易被误解，因此值得考究一番。

周建国 沪谚熟语印



笃悠悠



真来三

笃悠悠：形容悠闲不着忙
真来三：形容很能干的样子

沪语编讲

老早启东、川沙等地流传着一段民谣：“长工苦，苦到那九月中，磨刀捉稻到田中，腰酸背痛两眼红，还说我促长工是懒虫。”这是反映旧时农民疾苦的歌谣。那么，稻子长在地里不会跑，为什么要忙着捉呢？原来，这个捉，不是捕捉，而是斫的意思。

斫，上海话读音和捉相同，就是用刀具砍、割的意思。在古汉语中，斫是个常见字。《韩非子·奸劫

磨刀捉稻到田中

文 / 叶世荪

弑臣》：“催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。”是说崔杼手下人砍死了齐庄王。宋代周去非《岭外代答·食用》：“客至不设茶，唯以槟榔为礼，其法，斫而瓜分之，水调蚬灰一铢许于菱叶，上裹槟榔。”是说嚼槟榔前要先用刀剖开。斫还被用作许多字词的释义。《说文解字》：斧，斫也；斤，斫木也；斫，斫也。《广韵》：刊，斫也。《篇韵》：砍，斫也。

这个在普通话中已经很少用的

字，在上海话里也仅用于农活：斫稻、斫麦、斫草、斫柴。俗话说：“七斫坎柴八斫芦，十二月里斫干戈”（不同时段砍不同的柴）；“千日斫柴一日烧”（成一事须多努力）。2014年出版的小说《繁花》：“这日天，阿妈娘到田里去捉草。”其中捉草，就是斫草。这里有个容易混淆的情况：上海话中的“捉花”，是指用手摘棉花，一定不能写作“斫花”，因为摘棉花不用刀。

无论是斫稻，还是斫草，对农人来说，远非挥镰砍下就可。要捆扎、码放，或放入箩筐用肩挑，或装车运送。总之，是全过程的劳作，要收拾妥当，才算圆满。因此，斫稻或斫麦，也叫做“收斫稻”或“收斫麦”。这样，上海话中就有了“收作”一词。于是，整理、收拾叫收作，整治、修理也叫做“收作”。《清代末期的上海话》：“要拿房子收作来干净，使得老鼠登勿住。”因为此时用刀光剑影的斫字已不合适，“收斫”便被写成“收作”；也有人写作收捉、收斂、修妮。

石库门里开家庭音乐会

文 / 裴天蓉

阿拉小辰光蛮喜欢走亲戚，爷娘一讲到亲戚屋里去白相，就开心得不得了。亲戚里向有爷娘个兄弟姐妹，也有爷娘个长辈。如果去关系比较远个亲戚屋里，一般就只是去坐坐，勿会留下来吃饭。小辰光不懂事体，觉得不吃饭就听没啥意思啦。每趟出门走亲戚，就希望能吃顿饭，当然能吃两顿就更加好了，白相辰光长呀。

伊个辰光，阿拉已经小学高年级了，爷娘有辰光会差阿拉到亲戚家里送东西，大概就是去送礼。有一趟，阿爸陪我去老西门见一家远房亲戚，是阿爸个长辈，我

叫伊阿娘。阿爸带我去就是为了下趟可以让我去送东西。阿娘住在一条大弄堂里，里向倅是有黑色大门个石库门房子。我用力推开大门，就看到一个天井。因为天热，阿娘就在天井里招待我们，离开时，我记牢了掰扇大门。

过了一个礼拜，我一个人去送东西，结果七转八转走错了路，走到了另外一个与阿娘家差不多个房子外。这时，里面传出了叮叮咚咚个琴声，特别好听，我推门进去一看，里面人倅不认识，一个小朋友和我差不多大，正在敲扬琴，我怕人家赶我，刚要转身走。一个

阿姨轻轻搭我讲，阿拉开家庭音乐会，依坐下来一道参加好了。

听到音乐会，我老好奇了，就坐下来听，忘记脱要去送东西了。接下来有人唱歌了，是我老欢喜听个《手拿碟儿敲起来》，我还跟着曲调一起哼唱。阿姨问我依会唱歌吗？我连忙摇头，后来又看到拉小提琴，还有人拉二胡……看得我老过瘾个。阿姨告诉我，伊拉倅是音乐爱好者，倅住了附近弄堂里，自家组织个。

从石库门出来天也暗了，我索性回家去了。我是下午从家里出来的。我想下次再去送，脑子里

冒出好几首歌，下次也要去唱。到了屋里，姆妈问我，天黑回来是不是在阿娘屋里吃饭啦？我讲，掰条弄堂里房子倅一样，倅是黑大门，寻不到呀。姆妈看到我手里一只布袋还拎勒姆就光火了，讲寻不到还去了哪许多辰光啊？被姆妈骂了一顿，从此再也不让我去送东西了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长大了，老西门掰条弄堂里个房子也早就拆掉了。这些年，我看过许多场音乐会，大多数音乐会看过就忘记了，反而经常会想起掰场石库门里个家庭音乐会。

上海话里个「腔」和「调」

文 / 崎笔斐

上海闲话里有种讲法：做人上品，叫“有腔调”；做人不上品，叫“像啥腔调”。不过，腔调里向，腔归腔，调归调。腔是风度，调是规矩。其实，上海人讲规矩是有传统个，阿拉老早习惯了。但是，光有规矩还勿来塞，还要有风度。

葛末，上海闲话里到底有多少腔多少调呢？有道是“九腔十八调”，应该腔少调多，但是，上海闲话里，有很多带“腔”俚语，却没有几个带“调”。

这或许是因为，上海人觉着规矩就是规矩，懂了就了好，不必多说；而风度则要时时“校路子”。不去管伊，先罗列出来看看。

贼头狗脑、不光明正大，大叫“贼腔”；搭足架子，不理不睬叫“死腔”；没有正形，挤眉弄眼叫“怪腔”；蒙头转向，一百样倅弗晓得叫“黷腔”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四种常用“腔”既被用于骂人，也被用于亲人密友间呢称。尤其是“依只死腔”，就好像上海话里“依只棺材”一样，绝对是“我的甜心”之同义词，骂则骂矣，心里还是欢喜个。

娘娘腔，似乎不需要注释。不过，“娘娘腔”老早在上海话里还有“不爽快、没担当”的意思，例如问依一桩依肯定晓得的事体，问依讨一样依肯定有的物事，只要依有半点迟疑，立刻会飞来一句：“哪能介娘娘腔啦！”到店里面吃东西，食物落在台面上还要捡起来吃，叫做“瘪三腔”。一日到夜一只面孔苦搭搭，逢人诉苦不断，像祥林嫂的叫做“寡妇腔”。走路左摇右晃，开口每句闲话倅带娘娘，叫做“流氓腔”。油腔滑调叫“油腔”。不看场合，故意发嗲卖萌的叫“小小人腔”。

讲了许多“腔”，再来讲“调”。我想来想去，能称作上海俚语的，竟只想出两个：一个“弗入调”，一个“胡调”。

入调不入调，最早可能来自音乐。通俗地讲，唱歌跑调，就是“弗入调”。我看到过一份资料，上面说，人类中本来就有 40% 是天生跑调者；还说，跑调者是因为自己的听觉出了问题，他根本没听出自己跑调，他才敢无畏地放任自己。如此说来，如今的 KTV 里，天天倅有交关人“弗入调”。

在平常生活中，不讲规矩就是“弗入调”。随地大小便，地铁上吃物事，肯定属于“弗入调”。朋友聚会，请吃饭、请喝酒皆无妨，室内公共场所请抽烟就有点“弗入调”了。受人之托，满口答应，转头就忘，更是“弗入调”。

“胡调”里个“胡”，有可能是老早对异族的概称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么“胡调”就等于“不是我们的调”。到什么山，唱什么歌，入什么乡，随什么俗。俗，就是风气，就是规矩，就是调调。有些人身居异乡二三十年，心里依然不服当地那个调，别说旁人看得别扭，自己肯定也不舒坦。

综上所述，含有“腔”与“调”的上海俚语几乎都有一些贬义。这当然不会是巧合，很可能与上海人的思维方式有关。上海有句老话，叫做“规矩是做出来的”。做规矩，就是要告诉依啥事体不好做。不做对个事体，做人就对了。